

最初的
时候
First

温禧觉得莫傅司和他养的
那些冷血动物是同类，不过一个
是胎生的，一个是卵生的罢了。
莫傅司则坚持认为作为一只花瓶，
温禧该做的就是尽职地当好昂贵的
摆设。

T
E
M
P
E
R
A
T
U
R
E

温度

司溟·著

后来

Later

冷血动物凉薄的体温下是一颗
炽热的心
花瓶其实是漂亮的墨水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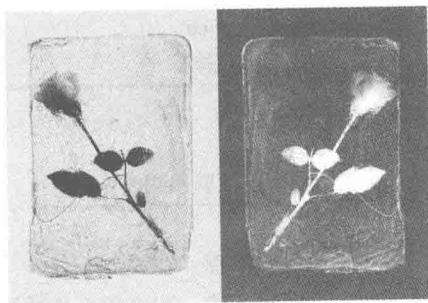
錦
繡
文
香

光明日报出版社

T
E
M
P
E
R
A
T
U
R
E

溫度

司溟·著



光明日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温度 / 司溟著.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2.4

ISBN 978-7-5112-2230-5

I. ①温… II. ①司…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48902 号

温度

著 者: 司 溟

出 版 人: 朱 庆

终 审 人: 孙献涛

责任编辑: 庄 宁

策 划: 赵 钰

封面设计: 八牛设计

责任校对: 张 翀

责任印制: 曹 净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 (原崇文区) 珠市口东大街5号, 100062

电 话: 010-67078247 (咨询), 67078945 (发行), 67078235 (邮购)

传 真: 010-67078227,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mail: gmcbs@gmw.cn zhuangning@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市洪范广住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00×980 1/16

字 数: 265 千字

印 张: 18.5

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2-2230-5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莫倚偎我
我习于冷
志于成冰
莫倚偎我

别走近我
我正升焰
万木俱焚
别走近我

来拥抱我
我自温馨
自全清凉
来拥抱我

请扶持我
我已衰老
已如病兽
请扶持我

你等待我
我逝彼临
彼一如我
彼一如我



001	/	第一章	/	凉 5 ~ 9.9℃
014	/	第二章	/	微寒 0 ~ 4.9℃
026	/	第三章	/	温和 14 ~ 15.9℃
038	/	第四章	/	大寒 -10 ~ -14.9℃
052	/	第五章	/	温凉 10 ~ 11.9℃
063	/	第六章	/	热 22 ~ 24.9℃
075	/	第七章	/	微温凉 12 ~ 13.9℃
089	/	第八章	/	温暖 18 ~ 19.9℃
100	/	第九章	/	轻寒 -4.9 ~ 0℃
112	/	第十章	/	热 22 ~ 24.9℃
125	/	第十一章	/	酷热 30 ~ 34.9℃

138	/	第十二章	/	微温和 16 ~ 17.9℃
149	/	第十三章	/	严寒 -20 ~ -29.9℃
163	/	第十四章	/	炎热 25 ~ 27.9℃
175	/	第十五章	/	小寒 -5 ~ -9.9℃
189	/	第十六章	/	暑热 28 ~ 29.9℃
200	/	第十七章	/	深寒 -15 ~ -19.9℃
214	/	第十八章	/	酷寒 -30 ~ -34.9℃
227	/	第十九章	/	极寒 40℃ -
237	/	第二十章	/	奇寒 -35 ~ -39.9℃
251	/	第二十一章	/	奇热 35 ~ 39℃
263	/	第二十二章	/	极热 40℃ +
273	/	番外		

凉 5 ~ 9.9℃

温禧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按响了门铃。

门很快打开了，露出一张再平凡不过的中年男人的脸。见到她，男人两眼放射出欣喜的光芒，“小温老师啊，快请进，真是难为你，大热天的赶这么一趟。”

温禧连连摆手，“不要紧的，小秋很快就要中考了，语法知识再梳理一遍总归是有好处的。”屋内劲凉的冷气使得她全身上下的毛孔一下子收住了，裸露在外的皮肤便有了一种紧绷绷的感觉。温禧弯腰将一次性鞋套套在帆布鞋上，光洁锃亮的地砖影影绰绰地照出一张戴着黑色圆框眼镜的瓜子脸。

“王先生，小秋呢？在她的房间？”中午收到小秋的短信，说是有些语法知识还不清楚，让她过来一趟。

“那懒丫头，谁知道在房里鼓捣什么。”男人笑得有些躲闪。

温禧不疑有他，向小秋的房间走去。

初三女生的卧室，乳白色的家具，粉色玫瑰花图案的墙纸，足有一人高的凯蒂猫，白色蕾丝圆顶蚊帐，溢满娇宠的气息，却不见主人的踪影。

“小秋？”温禧觉得有些不对劲了。

小臂却被人紧紧地握住了，男人粗重的呼吸声就在耳边，一下又一下，扑在她脸上。温禧的脸一下子涨得血红，用力去推男人，“王先生，请您自重！”

“你就跟着我吧，小温老师，我不会亏待你的。你长得这么漂亮，何苦挣家教这点辛苦钱。”男人带着垂涎欲滴的神气，伸手就要去摘温禧脸上粗蠢的眼镜，“别戴这劳什子，这么漂亮的眼睛，真是可惜了。”

记忆仿佛一列火车轰隆轰隆地向温禧开过来，一步步逼近，将天光都遮了个干净。相似的情节，这回却没有那双清凉的手捂住她的眼睛，“不要看，忘掉它，忘掉它。”

温禧竭力去拨打那只不规矩的手，可惜在体力上，女人永远不是男人的对手。因为隔得远，二人都没听见玄关处女人随手甩脱高跟鞋的声音。

牌搭子临时有事，一时又找不到补缺的，输得有点多的赵春霞便也推说倦了，早早归了家。刚进门就看见客厅里柜式空调风叶上系的红绸飘得正欢，她原以为是丈夫走时忘了关，无意间却瞥见了鞋柜上搁着的男式皮鞋。

从女儿卧室的方向隐约传来奇怪的声音，赵春霞放轻了脚步。

“温禧，我绝对不会亏待你的。我知道你是学英语的，你跟了我，以后我送你出国留学……”

话音未落，王岳民就看见妻子瞪成铜铃大小的眼睛。他一下子止住了动作，“你……你怎么回来了？”

赵春霞一头撞进王岳民怀里，杀猪似的嚎起来：“你个老东西，真是越活越回去了，竟然在女儿房里干这种下作事！幸好我回来了，要不然还不知道你们这对狗男女会做出什么事来！”

王跃民斜眼看见温禧那粉白的耳垂，喉结一滚，立刻决定拿出一家之主的气势来。他推开妻子，像刺豚鱼一样鼓了鼓肚子，拔高了声音：“号丧呢你！我的事轮不到你管！”

“王太太，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温禧急切地想解释。

不料赵春霞将气撒到了她身上，一把攥住她的马尾辫，力道之大，让温禧感觉头皮都要被揭掉了。她另外一只手也没闲着，在温禧的脸颊、脖子、胳膊上拧个不停，“就是你们这些骚蹄子，书都念到哪儿去了，要不是你们不自重，男人能犯浑？你们这些贱货，有人养没人教的骚货！我早就看你不顺眼了，长的这副骚样，摆明了就是勾引男人来着，还人模狗样地戴个眼镜……”似乎嫌不解气，赵春霞又甩了温禧一个嘴巴子。

王跃民立志要在温禧面前拿出男子汉的豪气来，上前一把握开妻子滚圆的胳膊，喝骂道：“你撒泼撒够了没？”

赵春霞见丈夫明着帮温禧，这还得了，嚎得越发起劲：“我不活啦，这外面的小婊子都骑到我头上来啦，分明是想逼死我啊！”

温禧得隙，捂着脸拔脚就往大门奔去。腌臢、恶心、屈辱的感觉像绳子一样勒在她脖子上，勒得她喘不过气来，脑子里只剩下一个念头，跑！跑！离开这里，离开这里！

下了楼梯，出了门洞，温禧在烈日下狂奔，直到喉咙里遍布血腥味，才停了下来。回头望时，那幢居民楼已经看不见了，她这才缓缓地弯下腰来，抱住了自己的膝盖，蜷缩成小小的一团。

正值酷暑，街头鲜有行人，只有蝉在树上聒噪个不停，没有人会注意到微貌如蚁的她。

温禧努力捏紧藏在衣领里的那枚红线穿着的银色纽扣，喃喃自语：“小哥哥，你在哪里……”

热风无言。

因为用力，那枚小巧的银色扣子在她的掌心留下了一道浅红色的印痕。

太阳无情地当头照射着，温禧慢腾腾地站起来，只觉得眼前黑影憧憧。她揉了揉太阳穴，这才沿着路边的小片树阴向公交站台走去。

热气从脚底扑扑往上升，零落的几个等车人皆是一脸心烦气躁。好容易来了

一辆车，却不是她等的那一辆。

人更少了。

温禧默默地站着，汗水顺着额头鼻尖一路淌到嘴唇，她微微抿了抿唇，又咸又涩。

15路终于到了。温禧投了硬币，上了车。人并不多，她终于松了口气，拣了一个靠窗的座位坐下。公交车一路开开停停到了森木大学。

文森理青，森木和青木是蔺川最顶尖的两所高等学府。

温禧习惯性地走在僻静的林阴小路上，高大的泡桐树遮去了泰半阳光，低矮的灌木丛因此呈现出一种苍冷的绿色。几缕阳光穿过枝叶的缝隙，金线一样筛进这清幽的世界。

如果此时跳出一只礼服兔，温禧一定不会觉得奇怪。可惜她不是爱丽丝，生活也不是童话。手机单调的铃音响起，温禧看着窄小屏幕上的“李薇薇来电”，叹了口气，接通了电话。

“我和乔娅她们在浴室洗澡，温禧你帮我们去拿一下快递吧，就在南门，记得要当场验货。”

温禧微笑，“好的。”

那边传来甜腻的笑声，“那就麻烦你了，真好，等我洗澡回来就可以喷上 ANNA SUI 的 Secret Wish 了。”又插进来两个女声，“我也好期待我的那一套 M. A. C 漆彩风潮指甲油啊！”“还有我的雅漾大喷。”

.....

对于几位公主的娇嗔，温禧始终面带微笑，直到对方以理所当然的口气说出“每次都麻烦你真是不好意思啊”主动结束了通话，她才转身折回了南门。

快递员态度恶劣，“老早就打电话给你，怎么到这会儿才来！”

温禧只得使劲道歉。

因为要求当场验货，快递员又发了一通牢骚。

好容易将公主殿下们的香水化妆品一件件开封检验完好无损之后，温禧才签了字，捧着纸盒向宿舍走去。

篮球场上人声鼎沸，温禧老老实实在地自觉远离。一个篮球砸过来，引发一段艳遇或是摔了公主殿下们的宝贝都是她这个穷女承受不起的。

然而墨菲定律告诉我们，越是怕什么越是来什么，何况她从来都不是好运气的人。

拐角处，一个男生一面高声嚷着“博禹，我来换立威上场”，一面将温禧撞了个结结实实。

温禧脚下一个趔趄，手里的纸盒直直地跌到地上。只觉得脑袋里嗡的一声，她连忙蹲下身去捡。

那个鲁莽的男生朝她胡乱说了声“对不起”，便一溜烟奔向了篮球场。

玫瑰紫的指甲油摔裂了，浓艳的甲油将纸盒沾染得污浊不堪；雅漾喷雾铝合金外壳磕出了一道深深的凹痕；还有安娜苏的许愿精灵香水，水晶瓶倒是完好无损，只是瓶塞上坐着的那只娇美可人、有着梦幻般微光的精灵的头摔断了。

温禧攥着精灵小巧的头颅，扭头看了看篮球场。都是差不多体格的年轻人，哪里还能找出先前那个莽汉。

即便找到又如何，与他舌战三百回合，若不敌则拽住他球衣下摆，坚持要他付账单？

温禧苦笑，今日真是诸事不顺。先是平白受辱，损失了大半月的酬劳，再是额外掏出一笔赔偿金，简直雪上加霜。

叹了口气，温禧捧着纸盒回了宿舍。

公主殿下们已经沐浴完毕，见着她，难得一个个都笑脸相迎，“哎呀，你终于回来啦！”

“对不起，我路上跌了一跤，把你们买的东西摔坏了。不过，我会赔的。”温禧垂头道。

王乔娅劈手从温禧手里夺过纸盒，叫道：“你怎么搞的，青天白日的走路还会跌到，你小脑没发育好吧？我的指甲油啊，我还打算今天涂的。”

于佳则用葱管似的手指弹了弹喷雾的外壳，没好气地说道：“这么深的凹痕，我以后怎么好意思带出去？”

“我会赔给你们的。”温禧无法，反复只是这么一句。

李薇薇蹙眉看着精灵的头和身体分了家，细声细气地说道：“用倒是还可以勉强凑合着用，只是，我打算收集香水瓶的。”

“我会赔的。”温禧低声道。

“这些可都不便宜。”李薇薇望着温禧，满脸怜悯的神气，“你家里的条件又不好。”又转脸看向同伴，似笑非笑道，“我看我们还是不要她赔好了，自认倒霉算了。”

温禧缓缓抬头，“给我三天时间，周末我会把这些赔给你们的。”

于佳哼了一声，“香港代购，三天是不可能到藺川的。”

“我到国贸专柜买。”温禧面色平静。

王乔娅随手将纸盒往温禧的床铺一扔，冷笑连连，“薇薇，人家不领我们的情呢。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李薇薇看着温禧那张精致无瑕的脸孔，眼睛里有厌恶一闪而过，但很快她便笑了笑，“随便你。”

三人回到了自己的地盘梳妆打扮，其间还不时穿插“真是讨厌，本来打算今天换一下指甲油的颜色”“最近皮肤好敏感，等了老半天的雅漾大喷救急，结果还要再等个几天”云云，声音不高，但足够让她听见。温禧只是默然不语。

待到公主殿下们打扮妥当，花蝴蝶一般出外觅食，温禧的耳边才清静了。

她沉默地拿出香水，指肚按在精灵剩下的半截身躯上，断裂面有些粗砺。她稍稍使力，旋开了瓶塞，甜蜜的果香淡淡地氤氲开来。她凑近了些，深深地嗅闻着。

然而一口气尚未吸到底，温禧忽然面色涨红。她猛地盖上了瓶盖，将香水瓶连同喷雾一股脑地塞进了抽屉的最里头，又粗暴地锁好了抽屉，仿佛不这样就会有可怕的魔鬼从那些瓶瓶罐罐里出来一样。

“斯蒂文森先生，这是我们博雅轩新到的一批艺术品的图册，如果有合了莫少眼缘的，那我们博雅轩将会感到万分荣幸。”

被唤作斯蒂文森的是一个庄重沉稳的洋人，年岁已然不小。他伸出戴着白手套的双手，从对面男人毕恭毕敬端着的朱漆托盘里小心地拿起一本厚实的册页，微微牵动嘴角，“您的善意我一定会替您转达到的。”

博雅轩的老板登时满面喜色，“真是太感谢您了，请代袁某人问莫少好。如果莫少能赏光驾临，不才一定扫洒相迎。”

也亏得斯蒂文森是中国通，否则要转达这一番文白相夹的客套话，还真是要拗断舌头。于是他只是稍稍颌首，“袁先生，先告辞了。”

“我送您，这边请。”

袁仲谋亲自带着几个随行送斯蒂文森出了博雅轩古色古香的大门。

穿着制服的司机早已守在一辆黑色的林肯门边，斯蒂文森正欲抬脚上车，却瞥见一张白纸被风吹到他脚边，一个披散着长发的女孩子身子前倾，急急地想抓住那张白纸。

他弯下腰捡起地上的白纸，“小姐，您的东西。”

温禧赶紧双手接过，“谢谢您。”

斯蒂文森细细地打量着面前的女孩子。不得不承认，如果说大部分人只是上帝随手捏成的，这个女孩子绝对是上帝当作艺术品一般精雕细琢出来的。

他视线微垂，落在了白纸上鲜明的“求职”二字上，忽然温和地问道：“这位小姐，您是在找兼职吗？”

温禧看着眼前的外国男人。他已经不年轻了，却依旧保留着挺拔的身姿，满头银丝梳理得整整齐齐。即使炎炎夏日，他依旧穿着一袭黑色的燕尾礼服，雪白的衬衣上罩着黑色马甲，黑色的领结不见一丝褶皱，丝质的白手套还带着微弱的珠光。风度自如，简直像从英国圣诞画册里走出来的人物。

“是的，先生。”温禧站直了身体。

“是这样的，我家主人目前需要一个陪伴他的宠物的看护，薪酬按天结算，每天是20英镑，不知道小姐有没有兴趣？”

这样的人居然只是一个管家，温禧有些惊讶，但面上并未流露分毫，“请问我具体的任务是什么呢？”潜意识里，她已经将“宠物”自动等同于猫狗一类的恒温哺

乳动物了。

斯蒂文森赞赏地看了她一眼，轻松地避开了她的问题，“温小姐，如果您愿意的话可以和我去见一见我家主人。他很看重他的宠物，聘用您与否取决于他的意愿。我可以向您保证，他虽然脾气有些古怪，但绝对是一位值得信赖的绅士，您不需要有什么顾虑。”

温禧沉吟了片刻还是选择了上车，毕竟，目前她太需要钱了。

后座上，温禧正襟危坐。斯蒂文森看出了她的紧张，宽慰道：“温小姐，不需要紧张。我家主人姓莫，您称呼他为莫先生即可。”

“好的。谢谢您。”温禧朝老管家微笑。

半小时后。

温禧有些迷怔地看着眼前的大宅。她知道这一带是蔺川最贵的地段，每平方米到了六位数，绝对寸土寸金。而这座占地极大的豪宅就像半山腰凭空擎出的一只金漆托盘。

老管家领着她穿过修剪得整整齐齐的常青树、清丽的英国玫瑰、秾艳的郁金香，这才到了一扇铁艺蔓草纹的大门。斯蒂文森将手指在钥匙孔处的小盒子上按了按，大门徐徐拉开。

他侧了侧身子，“温小姐，请进。”

门廊很长，两侧的白色大理石上参差嵌着铜制的托架，上面搁着各色蓝白瓷器。头顶是一盏磨砂玻璃六角风灯，垂着水晶穗子。门廊尽头是圆弧穹顶门洞。

斯蒂文森引温禧进了门洞后的会客室，客气地请她在一把路易十六风格圆形雕饰扶手椅上坐了，又交代道：“温小姐，稍待片刻，我去见一下主人。”

“好的。”

待他的背影消失在一扇乳白色镶嵌繁复金色图案的小门之后，温禧这才仔细观察起这间金碧辉煌的会客室来。四壁是暗红木及金色细叶状的壁板，巨大的枝形吊灯从天花顶上悬垂下来，璎珞一串串几乎挨到人的头顶。壁炉大概是装饰之用，内膛空无一物，壁炉两侧各有一个布勒书柜，上面错落有致地摆放着不少景泰蓝瓷器。

总而言之，这间会客室充满了新古典主义风格。

温禧很快就被墙壁上挂着的一幅乔乐乐内的《沉睡的维纳斯》吸引住了目光。她忍不住离了座位，凑近了去看那幅油画。

仿作相当高明，设色布局无一不和她印象中的原作极度相近，唯一的缺陷大概就是维纳斯放在私处的左手略显生硬，不若原作自然。

正看得出神，却听见斯蒂文森的声音：“温小姐，家主人请您进去。”

温禧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朝管家先生站立的方向走去。

“主人就在里面，您一个人进去便可以了。”斯蒂文森轻声道，一面掩上了门扉。

温禧不由揪住自己胸口的衣服，心脏擂鼓一般扑通扑通直跳，她忍不住回头，可惜门已经掩上了。

内室光线有些暗，一脚踩下去软绵绵的，不似踩在实地上，而且半点声音都没有。她眼睫微垂，这才发现原来是足有两公分厚的长毛地毯使脚步声消匿无踪。

离她不远处横放着一张贵妃榻，即使在暗中，她依旧能感受到榻椅扶手及靠背所形成的流畅优雅的线条，犹如美人出浴，慵懒地着一身华裳斜睨着。

更为惊艳的是榻上倚着的男子。他皮肤非常白，简直到了没有血色的地步，连嘴唇颜色都是淡极，像一尊英俊沉默的石膏像。墨黑的眉峰下是细长的眼睛，此刻正闭着，只看见乌黑纤长的睫毛。

温禧小心翼翼地打量着躺在贵妃榻上的男人，犹豫着要不要喊他。男人却忽然抬起眼皮，半眯着眼睛盯了她一眼。

温禧觉得心跳一下子停住了，这个男人的目光像淬了冰似的，一直冷到人的骨血里去。

男人缓缓地起了身，黑色的浴衣上一丝一丝的金线绣纹正随着他的动作闪烁着，像极了一条条扭着躯体的小蛇。温禧感觉头顶一片阴影向她袭来，原来这男人竟这般高，匀停里伴着巨大的压迫感。

“莫先生，您好。”温禧努力朝莫傅司微笑。

下一秒，一根寒凉的食指钩住了她的下巴。

“Stephen 带你来的？”他的声音倒是很好听，像音质绝佳的低音提琴。

温禧不着痕迹地缩了缩下颌，“是的，莫先生。”

手指收了回去，莫傅司一言不发地打量着温禧。

温禧感觉他的目光如X射线一般，叫人无所遁形。她有些局促，却并不讨厌。他的眼光和她从小到大所碰见的男人都不一样，不带丝毫荷尔蒙的腥臊气，仿佛她和室内那一人高的维纳斯雕像没有区别。注意到他的眼睛珠子是深灰色的，像金属一样，不带一点感情，再联系他脸部深邃凌厉的轮廓，典型的高加索地区人种，温禧猜测他是中俄混血儿。

“谁允许你盯着我看的？”莫傅司的声音陡然阴沉了下去。

温禧赶紧垂下了眼睫。

忽然传来两声短促的唿哨。一条瘦长的荧光绿色的蛇，一条黄白相间碗口粗的蛇，一条尾巴上有红赤团花图案的蛇不知道从哪里游了出来。三条蛇呈品字结构围簇在莫傅司身边，都昂着身子朝温禧嘶嘶吐着猩红的信子。

温禧立刻觉得小腿直发软，背上寒毛一根根立了起来。难道所谓的宠物是指这些冷冰冰的爬行动物？这哪里是一个绅士的正经爱好，简直是怪癖。

莫傅司不声不响地看了她一会儿，打了个响指，那条最前面的绿瘦蛇竟然朝温禧游了过来，顺着她光洁的手臂攀援了上去。温禧想放声尖叫，想拔脚逃跑，但她急需这份工作，只得强自忍耐，努力挺直了脊背，竭力不露怯意。

小青似乎很喜欢她皮肤的质地，盘在她的腰肢上，还将脑袋在她丰满的胸脯上蹭了蹭。即使这只是一条蛇，温禧还是忍不住脸上发臊。

莫傅司哼了一声，将小青召唤了回来，淡淡道：“倒还有几分出息。从今晚开始，你每天晚上就住在这里，陪小青睡觉。”

“陪……陪一条蛇睡觉？”温禧一下子懵了，说话都不利索了。

“怎么，不陪它睡觉，难道你想陪我睡觉不成？”莫傅司阴恻恻地盯着她。

温禧脸色时白时红，“我不是这个意思，莫先生。”

莫傅司看她一眼，又倚坐在了贵妃榻上，歪斜着身子。三条蛇立刻温顺地匍匐在他脚下，昂着脑袋。莫傅司温柔地抚摸着黄白相间的蛇的头顶，那蛇万分享受似的紧紧挨着他的手臂，媚态十足。另外一条尾巴上有团花的见状也游了上前，往他身上蹭摩。温禧看得目瞪口呆，这些蛇，简直像邀宠的女人。

“请问我只要照顾绿颜色的这一条吗？”温禧咽了口唾沫，鼓起勇气又问了一句。毕竟，比起那两条壮硕的，还是这一条苗条的比较容易接受。

莫傅司不怀好意地钩唇道：“小青是公的，这两条都是母的，对你没兴趣。”

温禧更加傻眼，果然是美女蛇，更为悚然的是，那两条母蛇还将脑袋转向她的方向，似乎在附和伺主的话。

温禧有些烦躁，那个苍白阴郁的男人豢养着蛇这种可怕的宠物，浑身上下都散发出一种邪气来。一想到今晚要与蛇共眠，她就遍身都是鸡皮疙瘩，忍不住打了个哆嗦。

直觉告诉她应该离这个男人远一点，可是她实在太缺钱了。对于穷人来说，生存永远都是第一位的，何况她还固执地守着她的梦想，那么昂贵的梦想，实在不适合穷人。可是她要出人头地，她要超越自己的出身及环境，进步是不够的，非要进化不可。

温禧叹了口气，踮足伸手去抽书架上的那本《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Art》，却有一双漂亮的手抢先一步抽了出来。

她下意识地回头，是一个相貌清俊的年轻男生。她飞快地收回视线，打算离去，不想那个男生却突然开口：“给你。”含笑将那本砖红色封面的书递给了她。温禧稍稍犹豫了片刻，还是接了过来，轻声说了“谢谢”便快步出了书架。

祈博禹看着她的背影。这个女生留着一头柔顺的长发，亮丽乌黑，比最沉重的暮色还要深上三分。

他不得不承认，这世界上真的有一见钟情这回事。他的心脏从见到她就开始无来由地乱跳，见到她踮足去取那本《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Art》的时候，素来平稳的自己居然仗着身高优势，抢先出手，只为求她的一瞥。

这简简单单一瞥，让他再也移不开眼睛。他自认已经算是长相出众的了，但是眼前这个女生简直当得上“姿容绝世”四个字。

祈博禹还在那一霎的惊艳里回不了神，半晌，他才想起什么似的，快步向借阅管理处走去。

借阅管理处的老师见到他，立刻带上了亲切的笑容，调侃道：“博禹，你怎么来了？以祈院长和宋教授的藏书，你还用得着上这儿来？”

祈博禹笑了笑，“张老师您笑话我呢，我爸妈的那点家私怎么也不好和森木图书馆相提并论啊。”

“你就谦虚吧。你们家的那一套《四库全书珍本》，即便是我们的镇馆之宝也赶不上啊。”

这倒是实话。祈博禹的父亲祈霖甫是森木大学人文学院的院长，史学大家虞轶祺早年的学生，是中国古代史方面的专家国手。而母亲宋书娴是美院的教授，早年留学法国，主攻西洋美术史。所以，家中藏书极为丰富。而家学渊源的祈博禹不过二十三岁，已经是森木大学亚非语言学专业的研究生了。

当下祈博禹只是温和地笑了笑，状若无意地看了看桌上的电脑，说道：“张老师，我要查一下吐火罗文的藏书资料，能不能借电脑给我用一下？”

张老师笑道：“客气什么，你自己查好了。”

“那我就不客气了。”祈博禹从善如流，娴熟地键开书刊借阅系统，搜出了《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Art》借阅者的信息资料。

温禧，外国语学院英国文学专业三年级。

祈博禹在心底默念，他从未在学校听过她的名号。在他印象里，女孩子但凡有三分姿色，定然是当成五分来装扮招摇，可看她的穿着打扮，却是再朴素整洁不过。长相如此美丽却低调到寂寂无名的地步，真是不寻常。祈博禹对温禧越发兴致盎然起来。

太阳已经西沉，温禧抱着书往宿舍走去。

宿舍里只有李薇薇一人，桌上支着一面椭圆大镜子，正凑近了画眼线。温禧默默地将第二天早上的选修课课本塞进书包，这才嗫嚅道：“我找了一份兼职，离学校挺远，晚上我回家睡觉，就不回宿舍了。”

李薇薇抬起眼睛看她一眼，眼尾刻意拉长的眼线是一弯讥讽的弧度，“是吗？你向我汇报干什么？我又不给你发工资。”说完又专心致志地照镜子去了。

一只黄蜂从窗边嗡嗡飞过，被夕阳照成美丽的金色。温禧悄无声息地掩上门离开。

在食堂吃了晚饭，温禧从车棚推了自行车出来，朝龙宸花园骑去。

龙宸花园远离市中心，骑车大约要一个多小时。温禧一面踏车，一面寻思着明早八点钟的课要在六点半就出发才能确保不迟到。

夏天天黑得晚，温禧汗流浹背地到达龙宸花园时，天空已是一片宁静的灰蓝色。隔着老远便能看见花团锦簇的一片，简直灼痛了人的眼睛。

温禧想着自己从小生活的弄堂,那里的植物不外乎葱蒜、凤仙以及栀子罢了,长在漏了底的搪瓷脸盆或者痰盂里。看来植物和人一样,也分三六九等。

她默默地别过眼睛,按响了雕花栅栏上的门铃。栅栏很快打开,温禧推着车进了门,栅栏再次徐徐合拢。

她正思忖着自行车该放在哪里,富贵人家规矩太多,她不希望犯了忌讳,却看见斯蒂文森不知道从哪里出来了,温禧赶紧礼貌地向他问好。

管家先生永远彬彬有礼,当下引着温禧去了车库。

车库里停着好几辆车,皆是动辄百千万的品牌。温禧越发觉得应当谨言慎行。斯蒂文森在一旁悄悄留意温禧的表情,见这女孩眼神依旧清澈自如,对她的好感又增添了几分。

斯蒂文森领着温禧进入内厅的时候,莫傅司正半裸着上身穿一件深紫色的衬衫。

温禧赶紧垂下了头。斯蒂文森则是一脸不赞同的神色,却并没有说什么。

莫傅司慢条斯理地扣好扣子,这才开腔道:“你带她去客房,小青它们我已经喂过食了。我要出去一趟,有事回来再说。”

“好的,少爷。”斯蒂文森微微躬身,“要通知司机吗?”

“不需要。我自己开车去。”说罢,便迈开长腿出去了。

斯蒂文森朝温禧说了一声“稍等”,便快步跟了出去,半晌之后才又折回。

“温禧小姐,请跟我来。”

“斯蒂文森先生,您喊我温禧就可以了,不要这么客气。”

斯蒂文森朝她微微一笑,“温禧小姐,这是规矩。”

客房临近花园,有巨大的落地窗,和整个宅院一般富丽堂皇。

“温禧小姐,您随意。桌上的银壶里有水,当然,如果您需要别的什么饮料也可以告诉我。”

温禧连连摆手,“谢谢您,我喝水就可以了。”

斯蒂文森又拉开一个玳瑁螺钿的圆腰镜子,“这后面就是卫生间。”

老管家离开后,温禧忽然产生了一种不真实的感觉。床松软得不像话,坐在床沿的她几乎不敢随意动弹,仿佛一动就会陷进去似的。她觉得自己仿佛置身于西洋宫廷里,只是,她不是公主,而是仆役。

想到这里,她反倒镇静下来,从包里掏出英语精读课本,垂头看起来。

莫傅司出去的时间远远短于温禧的意料,所以当她抬头看见这个苍白的男人出现在她面前的时候不免吃了一惊,赶紧放下书,站了起来,唤了一声“莫先生”。

莫傅司的视线由这个浑身绷紧的女生身上移到床沿那本摊开的英国文学精读课本,忽然开口道:“你是学什么的?”

“我学的英语。”温禧中规中矩地答道。

莫傅司懒洋洋地看了她一眼,“真可惜。”

温禧不明所以，莫傅司却并没有继续这个话题的意思，“你跟我过来。”便负手朝门外走去。温禧惴惴不安地跟在后面，门外守着的斯蒂文森给了她一个宽慰的眼神。

走了两步，莫傅司忽然回头问她：“你洗过澡没有？”

温禧脸一下子就涨红了，“我来之前洗过了。”

莫傅司目光自头到脚缓缓扫过她，“Stephen，你带她去淋浴间冲个澡。把我用的沐浴液拿给她。”

“知道了，少爷。”老管家领着温禧去了淋浴间，又将浴衣、毛巾和沐浴液递给了她。

沐浴液不知道是什么牌子，气味极清极淡，里面还隐隐带着一丝苦艾味。温禧站在花洒下面，却感觉到一股莫名的屈辱，这和古代低贱的妃嫔洗剥干净了用布裹好了献给皇帝有什么两样！甚至还不如，人家好歹是伺候九五之尊，而她却是伺候动物。

可是生活逼人，谁教她天生长了一张狐媚脸，大家通通认为她是花瓶，没人相信她是墨水瓶。长得好也有长得好的苦处，别人看你，只剩下一张脸和一个躯壳，真是悲哀。

洗完了澡，她换上了管家先生准备的浴衣。她还是第一次穿这种浴衣，带子系了半天才收拾妥当，总觉得V字的开襟开得深了些。出来之前她又不放心地摸了摸自己的牛仔褲口袋，那枚纽扣项链安稳地待在里面，这才抱着换下的衣服出了淋浴房。刚出去就对上了那个男人冷漠的视线，她下意识地拢了拢衣襟。

莫傅司看着她的小动作，掀了掀嘴角：“You are not my taste.”

温禧的脸一下子变得通红。幸好他没有继续刻薄她，只是示意她跟在他身后。

目的地是那间客房。此刻，大床的床垫上正盘着那条绿瘦蛇，感觉到动静，它抬了抬头。温禧感觉背上凉飕飕的。莫傅司上前屈指弹了弹小青的脑袋，小青乖巧地伏下了头。

“上床。”莫傅司面无表情地指了指床的一侧。

温禧哆哆嗦嗦地坐上床沿，在莫傅司冰冷的视线压迫下僵硬地躺在了床的一侧。小青自动往她身边贴了过去，温禧控制不住地颤抖起来，却听得一声嗤笑。莫傅司嘴里发出一声悠长的唿哨，小青立刻乖乖地从床尾游上了左侧的立柱，螺旋一样盘在上面，尾巴不时轻快地抖动着。

居然只是这样？

温禧一下子松了口气，不料莫傅司邪气地歪了歪嘴角，“夜里小青也许会游下来。”

温禧的脸色一下子变得和床单一样白。

莫傅司忽然愉快地哈哈大笑起来，邪肆地一挑眉毛，轻佻地吹了一声口哨，